

宿雨清

朝陽麗

豐年人

壠上踏歌行

蘇工新校



天

下

第

一

書

劉炳森署



资
治
通
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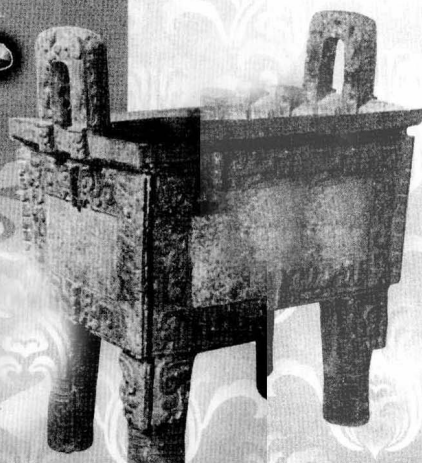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 第 一 書

第
十
八
卷

劉炳森署



远
方
出
版
社
内
蒙
古
大
学
出
版
社



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

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

龙期二年（壬戌、662）

1 八月，壬寅，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、知西台事。

2 九月，戊寅，初令八品、九品衣碧。

3 冬，十月，丁酉，上幸骊山温汤，太子监国；丁未，还宫。

4 庚戌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。

5 癸丑，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，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。

6 左相许圜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，游猎犯人田，田主怒，自然以鸣镝射之。圜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。田主诣司宪讼之，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。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，上曰：“圜师为宰相，侵陵百姓，匿而不言，岂非作威作福！”圜师谢曰：“臣备位枢轴，以直道事陛下，不能悉允众心，故为人所攻讦。至于作威福者，或手握强兵，或身居重镇；臣以支吏，奉事圣明，唯知闭门自守，何敢作威福！”上怒曰：“汝恨无兵邪！”许敬宗曰：“人臣如此，罪不容诛。”遽令引出。诏特免官。

7 癸酉，立皇子旭轮为殷王。

8 十二月，戊申，诏以方讨高丽、百济，河北之民，劳于征役，其封泰山、幸东都并停。

9 阳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，敕兴昔亡、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。至兴昔亡之境，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，密谓海政曰：“弥射谋反，请诛之。”时海政兵才数千，集军吏谋曰：“弥射若反，我辈无噍类，不如先事诛之。”乃矫称敕，令大总管賁帛数万段赐可汗及诸酋长，兴昔亡帅其徒受赐，海政悉收斩之。其鼠尼施，拔塞干两部亡走，海政与继往绝追讨，平之。军还，至疏勒南，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，欲与唐兵战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，以军资赂吐蕃，约和而还。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，各有离心。继往绝寻卒，十姓无主，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余众附于吐蕃。

10 是岁，西突厥寇庭州，刺史来济将兵拒之，谓其众曰：“吾久当死，幸蒙存全以至今日，当以身报国。”遂不释甲冑，赴敌而死。

三年（癸亥、663）

1 春，正月，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余种，悉平之。

2 乙酉，以李义府为右相，仍知选事。

3 二月，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，更名瀚海都护；徙故瀚海都护于去中古城，更名云中都护，以磧为境，磧北州府皆隶瀚海，磧南隶云中。

4 三月，许圜帅再贬虔州刺史，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，圜师子文思、自然并免官。

5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，恃中宫之势，专以卖官为事，铨综无次，怨讟盈路，上颇闻之，从容谓义府曰：“卿子及婿颇不谨，多为非法，我尚为卿掩覆，卿宜戒之！”义府勃然变色，颈、颊俱张，曰：“谁告陛下？”上曰：“但我言如是，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！”义府殊不引咎，缓步而去，上由是不悦。

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，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，义府信之，聚敛尤急。义府居母丧，朔望给哭假，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，登古墓，候望气色，或告义府窥觐灾眚，阴有异图。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，受其钱七百缗，除延司津监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。夏，四月，乙丑，下义府狱，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、详刑共鞠之，仍命司空李勣监焉。事皆有实。戊子，诏义府除名，流嶠州；津除名，流振州；诸子及婿并除名，流庭州。朝野莫不称庆。

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，榜之通衢。义府多取人奴婢，及败，各散归其家，故其露布云：“混奴婢而乱故，各识家而竞入。”

6 乙未，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，以金法敏为之。

7 丙午，蓬莱宫含元殿成，上始移仗居之，更命故宫曰西内。戊申，始御紫宸殿听政。

8 五月，壬午，柳州蛮酋吴君解反；遣冀州长史刘伯英、右武卫将军冯士弼发岭南兵讨之。

9 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，各遣使上表论曲直，更来求援；上皆不许。

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，逃奔吐蕃，具言吐谷浑虚实。吐蕃发兵击吐谷浑，大破之，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，请徙居内地。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，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、辛文陵等公屯凉、鄯二州，以备吐蕃。六月，戊申，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，节度诸军，为吐谷浑之援。

吐蕃禄东赞屯青海，遣使者论仲琮入见，表陈吐谷浑之罪，且请和亲。上不许。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，降玺书责让之。

10 秋，八月，戊申，上以海东累岁用兵，百姓闲于征调，士卒战溺死者甚众，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，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，问人疾苦，黜陟官吏。德玄，毅之曾孙也。

11 九月，戊午，熊津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，拔其周留城。

初，刘仁愿、刘仁轨既克真岷城，诏孙仁师将兵，浮海助之。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，仁师与仁愿、仁轨合兵，势大振。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，欲先攻之，仁轨曰：“加林险固，急攻则伤士卒，缓之则旷日持久。周留城，虏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恶务本，宜先攻之，若克周留，诸城自下。”于是仁师、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，仁轨与别将杜爽、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，以会陆军，同趣周留城。遇倭兵于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，王子忠胜、忠志等帅众降，百济尽平，唯别帅迟受信据任存城，不下。

初，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，长七尺余，骁勇有谋略，仕百济为达帅兼郡将，犹中国刺史也。苏定方克百济，常之帅所部团从降。定方縶其王及太子，纵兵劫掠，壮者多死。常

之惧，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，收集亡散，保任存山，结栅以自固，旬月间归附者三万余人。定方遣兵攻之，常之拒战，唐兵不利；常之复取二百余城，定方不能克而还。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，百济既败，皆帅其众降。刘仁轨使常之、相如自将其众，取任存城，仍以粮仗助之。孙仁师曰：“此属兽心，何可信也！”仁轨曰：“吾观二人皆忠勇有谋，敦信重义；但罟者所托，未得其人，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，不用疑也。”遂给其粮仗，分兵随之，攻拔任存城，迟受信弃妻子，奔高丽。

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，召孙仁师、刘仁愿还。百济兵火之余，比屋凋残，僵尸满野，仁轨始命瘞骸骨，籍户口，理村聚，署官长，通道涂，立桥梁，社堤堰，复陂塘，课耕桑，赈贫乏，养孤老，立唐社稷，颁正朔及庙讳，百济大悦，阖境各安其业。然后修屯田，储糗粮，训士卒，以图高丽。

刘仁愿至京师，上问之曰：“卿在海东，前后奏事，皆合机宜，复有文理。卿木武人，何能如是？”仁愿曰：“此皆刘仁轨所为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上悦，加仁轨六阶，正除带方州刺史，为筑第长安，厚赐其妻子，遣使赉玺书劳勉之。上官仪曰：“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，仁愿乘节制而能推贤，皆可谓君子矣！”

12 冬，十月，辛巳朔，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，其事之小事，皆委太子决之。

13 十二月，庚子，诏改来年元。

14 壬寅，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，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。

15 是岁，大食击波斯、拂林、破之；南侵婆罗门，吞天诸胡，胜兵四十余万。

麟德元年（甲子、664）

1 春，正月，甲子，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，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。

初，本靖破突厥，迁三百帐于云中城，阿史德氏为之长。至是，部落渐众，阿史德氏诣阙，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。上召见，谓曰：“今之可汗，古之单于也。”故更为单于都护府，而使殷王遥领之。

2 二月，戊子，上行幸万年宫。

3 夏，四月，壬子，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。

4 丙午，魏州刺史郇公孝协坐赃，赐死。司宗卿陇西王博又奏孝协父叔良死主事，孝协无兄弟，恐绝嗣。上曰：“画一之法，不以亲疏导制，苟害百姓，虽皇太子亦所不赦。孝协有一子，何忧乏祀乎！”者协竟自尽于第。

5 五月，戊申朔，遂州刺史许悼王孝薨。

6 乙卯，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。

7 秋，七月，丁未朔，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。

8 八月，丙子，车驾还京师，幸旧宅，留七日；壬午，还蓬莱宫。

9 丁亥，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，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、检校左相。

10 冬，十月，庚辰，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：“臣伏睹所存戍兵，疲羸者多，勇健者少，衣服贫敝，唯思西归，无心展效。臣问以‘往在海西，见百姓人人应募，争欲从军，或请自办衣粮，谓之“义征”，何为今日士卒如此？’咸言：‘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，人心亦殊。曩时东西征役，身没王事，并蒙敕使吊祭，追赠官爵，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

弟，凡渡辽海者，皆赐勋一转。自显庆五年以来，征人屡经渡海，官不记录，其死者亦无人谁何。州县每发百姓为兵，其壮而富者，行钱参逐，皆亡匿得免；贫者身虽老弱，被发即行。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，当时将帅号令，许以勋赏，无所不至；及达西岸，唯闻枷锁推禁，夺赐破勋，州县追呼，无以自存，公私困弊，不可悉言。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，非独至海外而然也。又，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；而比年出征，皆使勋官挽引，劳者与白丁无殊，百姓不愿从军，帅皆由此。’臣又问：‘曩日士卒留镇五年，尚得支济，今尔等始经一年，何为如此单露？’咸言：‘初发家日，唯令备一年资装；今已二年，未有还期。’臣检校军士所留衣，今冬仅可充事，来秋以往，全无准拟。陛下留兵海外，欲殄灭高丽。百济、高丽，旧相党授，倭人虽远，亦共为影响，若无镇兵，还成一国。今既资戍守，又置屯田，所谓士卒同心同德，而众有此议，何望成功！自非有所更张，厚加慰劳，明赏重罚以起士心，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，恐师众疲老，立效无日。逆耳之事，或无人能为陛下尽言，故臣披露肝胆，昧死奏陈。”

上深纳其言，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，仍敕仁轨俱还。仁轨谓仁愿曰：“国家悬军海外，欲以经略高丽，其事非易。今收获未华，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，军将又归。夷人新服，众心未安，必将生变。不如且留旧兵，渐令收获，办具资粮，节级遣还；军将且留镇抚，未可还也。”仁愿曰：“吾前还海西，大遭谗谤，云吾多留兵众，谋据海东，凡不免祸。今日唯知准敕，岂敢擅有所为！”仁轨曰：“人臣苟利于国，知无不为，岂恤其私！”乃上表陈便宜，自清留镇海东，上从之。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，使招辑其余众。

11 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顺上意，故上排群议而立之；及得志，专作威福，上欲有所为，动为后所制，上不胜其忿。有道上郭行真，出入禁中，尝为厌胜之术，宦者王伏胜发之。上大怒，密召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。仪因言：“皇后专恣，海内所不与，请废之。”上意亦以为然，即命仪草诏。

左右奔告于后，后遽诣上自诉。诏草犹在上所，上羞缩不忍，复待之如初；犹恐后怨怒，因给之曰：“我初无此心，皆上官仪教我。”仪先为陈王谏议，与王伏胜事故太子忠，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、伏胜与忠谋大逆。十月二，丙戌，仪下狱，与其子庭芝、王伏胜皆死，籍没其家。戊子，赐忠死于流所。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，罢政事，为司礼太常伯，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，皆坐与仪交通故也。

自是上每视事，则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，皆与闻之。天下大权，悉归中宫，黜陟、杀生，决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二圣。

12 太子右中护·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、西台侍郎孙处约并同东西台三品。

二年（乙丑、665）

- 1 春，正月，丁卯，吐蕃遣使人见，请复与吐谷浑和亲，仍求赤水地畜牧，上不许。
- 2 二月，壬午，车驾发京师；丁酉，至合璧宫。
- 3 上语及隋炀帝，谓侍臣曰：“炀帝拒谏而亡，朕常以为戒，虚心求谏；而竟无谏者，何也？”李勣对曰：“陛下所为尽善，群臣无得而谏。”
- 4 三月，甲寅，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。恪，宝谊之子也。
- 5 辛未，东都乾元殿成。闰月，壬申朔，车驾至东都。

6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，敕西州都督崔知辩、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。

7 夏，四月，戊辰，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；西台侍郎孙约、太子右中护·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并罢政事。

8 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《戊寅历》推步浸疏，乃增损刘焯《皇极历》，更撰《麟德历》；五月，辛卯，行之。

9 秋，七月，己丑，兖州都督邓康王元裕薨。

10 上命熊津都尉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；八月，壬子，同盟于熊津城。刘仁轨以新罗、百济、耽罗、倭国使者浮海西还，会祠泰山，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。

11 冬，十月，癸丑，皇后表称：“封禅旧仪，祭皇地祇，太后昭配，而令公卿行事，礼有未安，至日，妄请帅内外命妇奠献。”诏：“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，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。”壬戌，诏：“封禅坛所设上帝、后土位，先用薰秸、陶匏等，并宜改用茵褥、罍爵，其诸郊祀亦宜准此。”又诏：“自今郊庙享宴，文舞用《功成庆善之乐》，武舞用《神功破陈之乐》。”

丙寅，上发东都，从驾文武仪仗，数百里不绝。列营置幕，弥亘原野。东自高丽，西至波斯、鸟长诸国朝会者，各师其属扈从，穹庐毳幕，牛羊驼马，填咽道路，时比岁丰稔，米斗至五钱，麦、豆不列于市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上至濮阳，窦德玄骑从。上问：“濮阳谓之帝丘，何也？”德玄不能对。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：“昔颡项居此，故谓之帝丘。”上称善。敬宗退，谓人曰：“大臣不可以无学；吾见德玄不能对，心实羞之。”德玄闻之曰：“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吾不强对以所不知，此吾所能也。”李勣曰：“敬宗多闻，信美矣；德玄之言亦善也。”

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，齐、隋、唐皆旌表其行。上过寿张，幸其宅，问所以能共居之故，公艺书“忍”字百余以进。上善之，赐以缣帛。

十二月，丙午，车驾至齐州，留十日。丙辰，发灵岩顿，至泰山下，有司于山南为圆坛，山上为登封坛，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。

乾封元年（丙寅、666）

1 春，正月，戊辰朔，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。己巳，登泰山，封玉牒，上帝册藏以玉匱，配帝册藏以金匱，皆缠以金绳，封以金泥，印以玉玺，藏以石礎。庚午，降禅于社首，祭皇地祇。上初献毕，执事者皆趋下，宦者执帷，皇后升坛亚献，帷帘皆以锦绣为之；酌酒，实俎豆，登歌，皆用宫人。壬申，上御朝觐坛，受朝贺；赦天下，改元。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，四品已下加一阶。先是阶无泛加，皆以劳考叙进，至五县三品，仍奏取进止，至是始有泛阶；比及末年，服绯者满朝矣。

时大赦，唯长流人不听还，李义府忧愤发病卒。自义府流窜，朝士日忧其复入，及闻其卒，众心乃安。

丙戌，车驾发泰山；辛卯，至曲阜，赠孔子太师，以少牢致祭。癸未，至亳州，谒老君庙，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。丁丑，至东都，留六日；甲申，幸合璧宫；夏，四月，甲辰，至京师，谒太庙。

2 庚戌，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以老疾辞职，拜大司成，兼左侍极，罢政事。

3 五月，庚寅，铸乾封泉宝钱，一当十，俟期年尽废旧钱。

4 高丽泉盖苏文字，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，初知国政，出巡诸城，使其弟男建、男产知留后事。或谓二弟曰：“男生恶二弟之逼，意欲除之，不如先为计。”二弟初来之信。又有告男生者曰：“二弟恐兄还夺其权，欲拒兄不纳。”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，二弟收掩，得之，乃以王命召男生。男生惧，不敢归；男建自为莫离支，发兵讨之。男生走保别城，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。六月，壬寅，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，将兵救之，以献诚为右武卫将军，使为乡导。又以古金吾卫将军庞同善、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，同讨高丽。

5 秋，七月，乙丑朔，徙殷王旭轮为豫王。

以大司宪谦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。

初，仁轨为给事中，按毕正义事，李义府怨之，出为青州刺史。会讨百济，仁轨当浮海运粮，时未可行，义府督之，遭风失船，丁夫溺死甚众，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鞠之。义府谓异式曰：“君能办事，不忧无官。”异式至，谓仁轨曰：“君与朝廷何人为讎，宜早自为计。”仁轨曰：“仁轨当官不职，国有常刑，公以法毙之，无所逃命。若使遽自引决以快讎人，窃所未甘！”乃具狱以闻。异式将行，仍自掣其锁。狱上，义府言于上曰：“不斩仁轨，无以谢百姓。”舍人源直心曰：“海风暴起，非人力所及。”上乃命除名，以白衣从军自效。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，仁愿不忍杀。及为大司宪，异式惧，不自安，仁轨沥觞告之曰：“仁轨若念畴昔之事，有如此觞！”仁轨既如政事，异式寻迁詹事丞；时论纷然；仁轨闻之，遽荐为司元大夫，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：“斯所谓矫枉过正矣！”

6 八月，辛丑，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薨。

7 初，武士赉娶相里氏，生男元庆、元爽；又娶杨氏，生三女，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，次皇后，次适郭孝慎。士赉卒，元庆、元爽及士赉兄子唯良、怀运皆不礼于杨氏，杨氏深衔之。越石、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，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面寡。后既立，杨氏号荣国夫人，越石妻号韩国夫人；唯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卫少卿，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，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，元爽自安州户曹累迁少府少监。荣国夫人尝置酒，谓唯良等曰：“颇忆畴昔之事乎？今日之荣贵复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唯良等幸以功臣子弟，早登宦籍，揣分量才，不求贵达，岂意以皇后之故，曲荷朝恩，夙夜忧惧，不为荣也。”荣国不悦。皇后乃上疏，请出唯良等为远州刺史，外示谦抑，实恶之也。于是以唯良检校始州刺史，元庆为龙州刺史，元爽为濠州刺史。元庆至州，以忧卒。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。

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，皆得幸于上。韩国寻卒，其女赐号魏国夫人。上欲以魏国为内职，心难后未决，后恶之。会唯良、怀运兴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，从至京师，唯良等献食。后密置毒醢中，使魏国食之，暴卒，因归罪于唯良，怀运，丁未，诛之，改其姓为蝮氏。怀运兄怀亮早卒，其妻善氏尤不礼于荣国，坐唯良等没入掖庭，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，肉尽见骨而死。

8 九月，庞同善大破高丽兵，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。诏以男生为特进、辽东大都督，兼平壤道安抚大使，封玄菟郡公。

9 戊子，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广平宣公刘祥道薨，子齐贤嗣。齐贤为人方正，上甚重之，为晋州司马。将军史兴宗尝从上猎苑中，因言晋州产佳鹞，刘齐贤今为司马，请使捕之。上曰：“刘齐贤岂捕鹞者邪！卿何以此待之！”

10 冬，十二月，己酉，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



之，以击高丽。庞同善，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；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职、独孤卿云、郭待封等，并受勅处分，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。待封，孝恪之子也。

勅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，以求勋效。怀恭辞以贫，勅贍之；复辞以无奴马，又贍之。怀恭辞穷，乃亡匿岐阳山中，谓人曰：“公欲以我立法耳。”勅闻之，流涕曰：“杜郎疏放，此或有之。”乃止。

二年（丁卯、667）

1 春，正月，上耕藉田，有司进耒耜，加以雕饰。上曰：“耒耜农夫所执，岂宜如此之丽！”命易之。既而耕之，九推乃止。

2 自行乾封泉宝钱，谷币踊贵，商贾不行；癸未，诏罢之。

3 二月，丁酉，涪陵悼王愔薨。

4 辛丑，复以万年宫为九成宫。

5 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，三月，戊寅，悉罢之。

6 上屡责侍臣不进贤，众莫敢对。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：“天下未尝无贤，亦非群臣敢蔽贤也，比来公卿有所荐引，为谗者已指为朋党，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，是以各务杜口耳！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，其谁不愿举所知！此在陛下，非在群臣也。”上深以为然，安期，百药之子也。

7 夏，四月，乙卯，西台侍郎杨弘武、戴至德、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、东台舍人昌乐张文瓘、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赵仁本并同东西台三品。弘武，素之弟子；至德，胄之兄子也。时造蓬莱、上阳、合璧等宫，频征伐四夷，厩马万匹，仓库渐虚，张文瓘谏曰：“隋鉴不远，愿勿使百姓生怨。”上纳其言，减厩马数千匹。

8 秋，八月，己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9 辛亥，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为荊州长史。

10 九月，庚申，上以久疾，命太子弘监国。

11 辛未，李勣拔高丽之新城，使契苾何力守之。勣初度辽，谓诸将曰：“新城，高丽西边要害，不先得之，余城未易取也。”遂攻之，城人师夫讎等缚城主开门降。勣引兵进击，一十六城皆下之。

庞同善、高侃尚在新城，泉男建遣兵袭其营，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。侃进至金山，与高丽战，不利，高丽乘胜逐北，仁贵引兵横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万余级，拔南苏、木底、苍岩三城，与泉男生军合。

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，勣遣到将汉师木载粮仗以资之。师本船破，失期，待封军中饥窘，欲作书与勣，恐为虏所得，知其虚实，乃作离合诗以与勣。勣怒曰：“军事方急，何以诗为？必斩之！”行军营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释其义，勣乃更遣粮仗赴之。

万顷作《檄高丽文》曰：“不知守鸭绿之险。”泉男建报曰：“谨闻命矣！”即移兵据鸭绿津，唐兵不得渡。上闻之，流万顷于岭南。

郝处俊在高丽城下，未及成列，高丽奄至，军中大骇，处俊据胡床，方食乾糲，潜简精锐，击败之，将士服其胆略。

12 冬，十二月，甲午，诏：“自今祀昊天上帝、五帝、皇地祇、神州地祇，并以高

祖、太宗配，仍合祀昊天上帝、五帝于明堂。”

13 是岁，海南獠陷琼州。

总章元年（戊辰、668）

1 春，正月，壬子，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。

2 二月，壬午，李勣等拔高丽扶余城。薛仁贵既破高丽于金山，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，诸将以其兵少，止之，仁贵曰：“兵不在多，顾用之何如耳。”遂为前锋以进，与高丽战，大破之，杀获万余人，遂拔扶余城。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。

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，上问以军事，言忠对曰：“高丽必平。”上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，人心离怨故也；先帝东征而不克者，高丽未有衅也。今高藏微弱，权臣擅命，盖亦文死，男建兄弟内相攻夺，男生倾心内附，为我乡导，彼之情伪，靡不知之。以陛下明圣，国家富强，将士尽力，以乘高丽之乱，其势必克，不俟再举矣。且高丽连年饥馑，妖异屡降，人心危骇，其亡可翘足待也。”上又问：“辽东诸将孰贤？”对曰：“薛仁贵勇冠三军；庞同善虽不善斗，而持军严整；高侃勤俭自处，忠果有谋；契苾何力沉毅能断，虽颇忌前，而有统御之才；然夙夜小心，忘身忧国，皆莫及李勣也。”上深然其言。

泉男建复遣兵五万人救扶余城，与李勣等遇于薛贺水，合战，大破之，斩获三万余人，进攻大行城，拔之。

3 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，三月，庚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4 戊寅，上幸九成宫。

5 夏，四月，内辰，彗星见于五车。上避正殿，减常膳，撤乐。许敬宗等奏请复常，曰：“彗见东北，高丽将灭之兆也。”上曰：“朕之不德，谪见于天，岂可归咎小夷！且高丽百姓，亦朕之百姓也。”不许。戊辰，彗星天。

6 辛巳，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薨。

7 八月，辛酉，卑列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，流姚州。

8 癸酉，车驾还京师。

9 九月，癸巳，李勣拔平壤。勣既克大行城，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勣会，进至鸭绿栅，高丽发兵拒战，勣等奋击，大破之，追奔二百余里，拔辱夷城，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。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，勣军继之，围平壤月余，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，持白幡诣勣降，勣以礼接之。泉男建犹闭门拒守，频遣兵出战，皆败。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，信诚密遣人诣勣，请为内应。后五日，信诚开门，勣纵兵登城鼓噪，焚城四月，男建自刺，不死，遂擒之，高丽悉平。

10 冬，十月，戊午，以乌荼国婆图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。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药，上将饵之。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：“修短有命，非药可延。贞观之末，先帝服那罗迦娑婆寐药，竟无效；大渐之际，名医不知所为，议者归罪娑婆寐，将加显戮，恐取笑戎狄而止。前鉴不远，愿陛下深察。”上乃止。

11 李勣将至，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，具军容，奏凯歌，入京师，献于太庙。十二月，丁巳，上受俘于含元殿，以高藏政非已出，赦以为司平太常伯、员外同正。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，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，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。李勣以下，封赏有差。泉



男建流黔中，扶余丰流岭南。分高丽五部、百七十六城、六十九万余户，为九都督府、四十二州、百县，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，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与华人参理。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，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。

丁卯，上祀南郊，告平高丽，以李勣为亚献。己巳，谒太庙。

12 渭南尉刘延佑，弱冠登进士第，政事为畿县最。李勣谓之曰：“足下春秋甫尔，遽擅大名，宜稍自贬抑，无为独出人右也。”

13 时有敕，征辽军士逃亡，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，身斩，妻子籍没。太子上表，以为：“如此之比，其数至多；或遇病不及队伍，怖惧而逃；或因樵采为贼所掠；或渡海漂没；或深入贼庭，为所伤杀，军法严重，同队恐并获罪，即举以为逃，军旅之中，不暇勘当，直据队司通状关移所属，妻子没官，情实可哀。《书曰》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伏愿逃亡之家，免其配没。”从之。

14 甲戌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，同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。

15 是岁，京师及山东、江、淮旱，饥。

二年（己巳、669）

1 春，二月，辛酉，以张文瓘为东台侍郎，以右肃机、检校太子中护谯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，并同东西台三品。先是同三品不入衔，至是始入衔。

2 癸亥，以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。承庆常考内外官，有一官督运，遭风失米，承庆考之曰：“监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其人容色自若，无言而退。承庆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词。又改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

3 三月，丙戌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、西台三品。

4 丁亥，诏定明堂制度：其基八觚，其字上圆，覆以清阳玉叶，其门墙阶级，穷榑楣柱，柳窰栱栱，皆法天地阴阳津历之数，诏下之后，众议犹未决，又会饥谨，竟不果立。

5 夏，四月，己酉朔，上幸九成宫。

6 高丽之民多离叛者，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、淮之南，及山南，京西诸州空旷之地，留其贫弱者，使守安东。

7 六月，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8 秋，八月，丁未朔，诏以十月幸凉州。时陇右虚耗，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。上闻之，辛亥，御延福殿，召五品已上谓曰：“自古帝王，莫不巡守，故朕欲巡视远俗。若果为不可，何不面陈，而退有后言，何也？”自宰相以下莫敢对。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：“巡守虽帝王常事，然高丽新平，余寇尚多，西边经略，亦未息兵。陇右户口雕弊，釜舆所至，供亿百端，诚为未易。外间实有窃议，但明制已行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。”上善其言，为之罢西巡。未几，擢公敏为黄门侍郎。

9 甲戌，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。

10 九月，丁丑朔，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，议者恐吐蕃侵暴，使不能自存，欲先发兵击吐蕃，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，未可兴师。议久不决，竟不果徙。

11 庚寅，大风，海溢，漂永嘉、安固六千余家。

12 冬，十月，丁巳，车驾还京师。



13 十一月，丁亥，徙豫王旭轮为冀王，更名轮。

14 司空、太子太师、英贞武公李勣寝疾，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，使归侍疾。上乃太子所赐药，勣则饵之；子弟为之迎医，皆不听进，曰：“吾本山东田夫，遭值圣明，致位三公，年将八十，岂非命邪！修短有期，岂能复就医工求活！”一旦，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：“吾今日少愈，可共置酒为乐。”于是子孙悉集，酒阑，谓弼曰：“吾自度必不起，故欲与汝曹为别耳。汝曹勿悲泣，听我约束。我见房、杜平生勤苦，仅能立门户，遭不肖子荡覆无余。吾有此子孙，今悉付汝。葬毕，汝即迁入我堂，抚养孤幼，谨察视之。其有志气不伦，交游非类者，皆先挝杀，然后以闻。”自是不复更言。十二月，戊申，薨。上闻之悲泣，葬日，幸未央宫，登楼望辇车恸哭。起冢象阴山、铁山、乌德鞬山，以旌其破突厥，薛延陀之功。

勣为将，有谋善断；与人议事，从善如流，战胜则归功于下，所得金帛，悉散之将士，故人思致死，所向克捷。临事选将，必誉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。或问其故，勣曰：“薄命之人，不足与成功名。”

闺门雍睦而严。其姊尝病，勣已为仆射，亲为之煮粥，风回，热其须鬓。姊曰：“仆妄幸多，何自苦如是！”勣曰：“非为无人使令也，顾姊老，勣亦老，虽欲久为姊煮粥，其可得乎！”

勣常谓人：“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，贼，逢人则杀。十四五为难当贼，有所不惬则杀人。十七八为佳贼，临陈乃杀之，二十为大将，用兵以救人死。”

勣长子震早卒，震子敬业袭爵。

15 时承平既久，选人益多，是岁，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祚设长名姓历榜，引铨注之法。又定州县升降、官资高下。其后遂为永制，无能革之者。

大略唐之选法，取人以身、言、书、判、计资量劳而拟官。始集而试，观其书、判；已试而铨，察其身、言；已铨而让，询其便利；已注而唱，集众告之。然后类以为甲，先简仆射，乃上门下，给事中读，侍郎省，侍中审之，不当者驳下。既审，然后上闻，主者受旨奉行，各给以符，谓之告身。兵部武选亦然。课试之法，以骑射及翹关、负米。人有格限未至，而能试文三篇，谓之宏词，试判三条，谓之拔萃，人等者得不限而授。其黔中、岭南、闽中州县官，不由吏部，委都督选择士人补授。凡居官以年为考，六品以下，四考为满。

咸亨元年（庚午、670）

1 春，正月，丁丑，右相刘仁轨请致仕；许之。

2 三月，甲戌朔，以早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3 丁丑，改蓬莱宫为含元宫。

4 壬辰，太子少师许敬宗请致仕；许之。

5 敕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。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，以为：“皇太子当引文学端良之士置左右，岂可使戎狄丑类人侍轩闼。”又奏：“齐献公即陛下外祖，虽子孙有犯，岂应上延祖祢！今周忠孝公庙甚修，而齐献公庙毁废，不审陛下何以垂示海内，彰孝理之风！”上皆从之。齐聃，充容之弟也。

6 夏，四月，吐蕃陷西城十八州，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，陷之。罢龟兹、于阗、



焉耆、疏勒四镇。辛亥，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，左卫虽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、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，以讨吐蕃，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。

7 庚午，上幸九成宫。

8 高丽酋长剑矣岑反，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。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，发兵讨之，安舜杀剑矣岁，奔新罗。

9 六月，壬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10 秋，八月，丁巳，车驾还京师。

11 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，及征吐蕃，耻居其下，仁贵所言，待封多违之。军至大非州，将趣乌海，仁贵曰：“乌海险远，军行甚难，辎重自随，难以趋利；宜留二万人，为两栅于大非岭上，辎重悉置栅内，吾属帅轻锐，倍道兼行，掩其未备，破之必矣。”仁贵帅所部前行，击吐蕃于河口，大破之，斩获甚众，进屯乌海以俟待封。待封不用仁贵策，将辎重徐进。未至乌海，遇吐蕃二十余万，待封军大败，还去，悉弃辎重。仁贵退屯大非川，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，唐兵大败，死伤略尽。仁贵、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，与钦陵约和而还。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，械送京师，三人皆免死除名。

钦陵，禄东赞之子也，也弟赞婆、悉多于勃论皆有才略。禄东赞卒，钦陵代之，三弟将兵居外，邻国畏之。

12 关中旱，饥，九月，丁丑，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部。

13 甲申，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，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。

14 闰月，癸卯，皇后以久旱，请避位，不许。

15 壬子，加赠司徒周总孝公武士護为太尉，太原王，夫人为王妃。

16 甲寅，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御吐蕃。

17 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太子右中护、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，罢政事。

18 庚寅，诏官名皆复旧。



卷第二百二

唐纪十八

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

咸亨二年（辛未、671）

1 春，正月，甲子，上幸东都。

2 夏，四月，甲申，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，以安集五咄陆之众

3 初，武元庆等既死，皇后奏以其姊子贺兰敏之为士彘之嗣，袭爵周公，改姓武氏，累迁弘文馆学士、左散骑常侍。魏国夫人之死也，上见敏之，悲泣曰：“曩吾出视朝犹无恙，退朝已不救，何仓猝如此！”敏之号哭不对。后闻之，曰：“此儿疑我。”由是恶之。敏之貌美，蒸于太原王妃；及居妃丧，释衰经，奏妓，司卫少卿杨出思俭女，有殊色，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，婚有日矣，敏之逼而淫之。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，请加窜逐。六月，丙子，敕流雷州，复其本姓。至诏州，以马缰绞死。朝士坐与敏之交游，流岭南者甚众。

4 秋，七月，乙未朔，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。

5 九月，丙申，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。

6 冬，十一月，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7 车驾自东都幸许、汝；十二月，癸酉，校猎于叶县；丙戌，还东都。

三年（壬申、673）

1 春，正月，辛丑，以太子左卫副帅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，将兵讨叛蛮。

2 庚戌，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，置殷、敦、总三州。

3 二月，庚午，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亶水南。吐谷浑畏吐蕃之强，不安其居，又鄯州地狭，寻徙灵州，以其部落置安乐州，以可汗诸曷钵为刺史。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。

4 乙卯，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。

5 夏，四月，庚午，上幸合璧宫。

6 吐蕃遭其大臣仲琮入贡，上问以吐蕃风俗，对曰：“吐蕃地薄气寒，风俗朴鲁；然法令严整，上下一心，议事常自下而起，因人所利而行之，斯所以能持久也。”上诘以吞灭吐谷浑，败薛仁贵、寇逼凉州事，对曰：“臣受命贡献而已，军旅之事，非所闻也。”上厚赐而遣之。癸未，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吐蕃。

7 秋，八月，壬午，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卒。太帝博士袁思古议：“敬宗弃长子于荒微，嫁少女于夷貊。按《谥法》，‘名与实爽曰缪’，请谥为缪。”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，请改谥。太常博士王福畴议，以为：“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若嫌隙有实，

当据法推绳；如其不然，义不可夺。”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畴曰：“高阳公任遇如是，何以谥之为缪？”对曰：“或晋司空问曾既志且孝，徒以日食万钱，秦秀谥之为‘缪’。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，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，谥之曰‘缪’，无负许氏矣。”诏集五品已上更议，礼部尚书阳思敬议：“按《谥法》，既过能改口恭，请谥曰恭。”诏从之。敬宗尝奏流其子昂于岭南，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，多纳其货，故思古议及之。福畴，勃之父也。

8 九月，癸卯，徙沛王贤为雍王。

9 冬，十月，己未，诏太子监国。

10 壬戌，车驾发东都。

11 十一月，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12 甲辰，车驾至京师。

13 十二月，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，破之。新罗遣兵救高丽，侃击破之。

14 癸卯，以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15 太子罕接宫臣，典膳丞全椒邢文伟辄减所供膳，并上书谏太子。太子复书，谢以多疾及人侍少暇，嘉纳其意。顷之，右史缺，上曰：“邢文伟事吾子，能撤膳进谏，此直士也。”擢为右史。

太子因宴集，命宫臣掷倒，次至左奉裕帅王及善，及善曰：“掷倒自有伶官，臣若奉令，恐非所以与翼殿下也。”太子谢之，上闻之，赐及善缣百匹，寻迁左千牛卫将军。

四年（癸酉、673）

1 春，正月，丙辰，絳州刺史郑惠王元懿薨。

2 三月，丙申，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，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。

3 夏，四月，丙子，车驾奉九成宫。

4 闰五月，燕山道总管、右领军大将军李谨打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，俘获数千人，余众皆奔新罗。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，高丽引靺鞨攻之，刘氏擐甲帅众守城，久之，虏退。上嘉其功，封燕国夫人。谨行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，武力绝人，为众夷所惮。

5 秋，七月，婺州大水，溺死者五千人。

6 八月，辛丑，上以疟疾，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。

7 冬，十月，壬午，中书令阎立本薨。

8 乙巳，车驾还京师。

9 十二月，两午，弓月、疏勒二王来降。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，诸部离散，弓月及阿悉吉皆叛。苏定方之西讨也，擒阿悉吉以归。弓月南结吐蕃，北招咽面，共攻疏勒，降之。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。嗣业兵未至，弓月惧，与疏勒皆入朝；上赦其罪，遣归国。

上元元年（甲戌、674）

1 春，正月，壬午，以左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，卫尉卿李弼、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，发兵讨新罗。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，又所百济故地，使人守之。上大怒，诏削法敏官爵；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、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，

立以为新罗王，使归国。

2 三月，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3 贺兰敏之既得罪，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于岭南，袭爵周公，拜尚衣奉御；夏，四月，辛卯，迁宗正卿。

4 秋，八月，壬辰，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，妣张氏为宣庄皇后；懿王为光皇帝，妣贾氏为光懿皇后；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，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；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，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。皇帝称天皇，皇后称天后，以避先帝、先后之称。改元，赦天下。

5 戊戌，敕：“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，金玉带；四品极深绯，金带；五品服浅绯，金带；六品服深绿，七品服浅绿，并银带；八品服深青，九品服浅青，并输石带；庶人黄，铜铁带。自非庶人，不听服黄。”

6 九月，癸丑，诏追复长孙晟、长孙无忌官爵，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越公，听无忌夜归，陪葬昭陵。

7 甲寅，上御翔阁，观大酺。分音乐为东西朋，使雍王贤主东朋，周王显主西朋，角胜为东，郝处俊谏曰：“二王春秋尚少，志趣未定，当推梨让枣，相亲如一。今分二朋，递相夸竞，俳优小人，言辞无度，恐其交争胜负，讥诮失礼，非所以崇礼义，劝敦睦也。”上瞿然曰：“卿远识，非众人所及也。”遽止之。

是日，卫尉卿本弼暴卒于宴所，为之废酺一日。

8 冬，十一月，丙午朔，车驾发京师；己酉，校猎华山之曲武原；戊辰，至东都。

9 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刺史蒋王恽及其子汝南郡王炜谋反，敕通事舍人薛思贞驰传往按之。十二月，癸未，挥惶惧，自缢死，上知其非罪，深痛惜之，斩君澈等四人。

10 戊子，于阗王伏闼雄来朝。

11 辛卯，波斯王卑路斯来朝。

12 壬寅，天后上表，以为：“国家圣绪，出自玄元皇帝，请令王公以下皆习《老子》，每岁明经，准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策试。”又请“自今父在，为母服齐衰三年。又，京官八品以上，宜量加俸禄。”及其余便宜，合十二条。诏书褒美，皆行之。

13 是岁，有刘晓者，上疏论选，以为：“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，书判为得人，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。况书判借人者众矣，又礼部取士，专用文章为甲乙，故天下之士，皆舍德行而趋文艺，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，虽日通万言，何关理体！文成七步，未足化人。况尽心卉木之间，极笔烟霞之际，以斯成俗，岂非大谬！夫人之慕名，如水趋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，文艺为末，则多士雷奔，四方风动矣！”

二年（乙亥、675）

1 春，正月，丙寅，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，分其境内为十州，以于阗王尉迟伏莫闾雄为毗沙都督。

2 辛未，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；上不许。

3 二月，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；又使靺鞨浮海，略新罗之南境，斩获甚众。仁轨引兵还。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，屯新罗这买肖城以经略之，三战皆捷，新罗乃



遣使人贡，且谢罪；上赦之，复新罗王法敏官爵。金仁问中道而还，改封临海郡公。

4 三月，丁巳，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；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。

5 上苦风眩甚，议使天后摄知国政。中书侍郎同三品赦处俊曰：“天子理外，后理内，天之道也。昔魏文著令，虽有幼主，不许皇后临朝，所以杜祸乱之萌也。陛下奈何以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！”中书侍郎晶乐李义琰曰：“处俊之言至忠，陛下宜听之！”上乃止。

6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、左史刘祎之等，使之撰《列女传》、《臣轨》、《百僚新戒》、《乐书》，凡千余卷。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，时密令参决，以分宰相之权，时人谓之北门学士。祎之，子翼之子也。

7 夏，四月，庚辰，以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同农卿。弘机兼知东都营田，受诏完葺宫苑。有宦者于苑中犯法，弘机杖之，然后奏闻。上以为能，赐绢数十匹，曰：“更有犯者，卿即杖之，不必奏也。”

8 初，左千牛将军长安赵祐尚高祖女常乐公主，生女为周王显妃。公主颇为上所厚，天后恶之。辛巳，妃坐废，幽闭于内侍省，食料给生者，防人候其突烟，已而数日烟不出，开视，死腐矣。祐自定州刺史贬栝州刺史，令公主随之官，仍绝其朝谒。

9 太子弘仁孝谦谨，上甚爱之；礼接士大夫，中外属心。天后方逞其志，太子奏请，数违旨，由是失爱于天后。义阳、官城二公主，萧淑妃之女也，坐母得罪，幽于掖庭，年逾三十不嫁。太子见之惊恻，速奏请出降，上许之。天后怒，即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、王遂占。己亥，太子薨于合璧宫，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。

壬寅，车驾还洛阳宫。五月，戊申，下诏：“朕方欲禅位皇太子，而疾遽不起，宜申往命，加以尊名，可谥为孝敬皇帝。”

六月，戊寅，立雍王贤为皇太子，赦天下。

10 天后恶慈州刺史妃王上金，有司希旨奏其罪；秋，七月，上金坐解官，澧州安置。

11 八月，庚寅，葬孝敬皇帝于恭陵。

12 戊戌，以戴至德为右仆射，庚子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。张文瓘为侍中，郝处俊为中书令；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。

刘仁轨、戴至德更日受牒诉，仁轨常以美言许之，至德必据理难诘，未尝与夺，实有冤结者，密为奏辩。由是时誉皆归仁轨。或问其故，至德曰：“威福者人主之柄，人臣安得盗取之！”上闻，深重之。有老嫗欲诣仁轨陈牒，误诣至德，至德览之未终，嫗曰：“本谓是解事仆射，乃不解事仆射邪！归我牒！”至德笑而授之。时人称其长者，文瓘时兼理卿，因闻改官，皆恸哭。文瓘性严正，诸司奏议，多所纠驳，上甚委之。

仪凤元年（丙子、676）

1 春，正月，壬戌，徙冀王轮为相王。

2 纳州獠反，敕黔州都督发兵讨之。

3 二月，甲戌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；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，悉罢之。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；其百济户口先徙于作涂、究等州者，皆置于建字。

4 天后劝上封中岳；癸未，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。